

青鳥

BLUE BIRD

by
M. Meaterlinck

言畢 臺

行發社明

梅特林克著
羅塞譯

青

中德兩國三十三年四月
第一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一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二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三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四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五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六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七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八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十九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一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二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三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四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五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六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七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八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二十九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次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一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二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三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四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五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六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七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八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三十九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一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二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三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四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五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六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七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八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四十九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一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二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三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四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五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六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七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八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五十九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一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二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三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四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五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六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七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八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六十九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一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二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三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四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五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六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七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八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七十九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一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二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三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四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五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六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七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八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八十九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一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二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三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四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五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六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七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八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九十九年出版三千五百
第一百年出版三千五百

黎明社印行

鳥

青鳥

著者

梅特林克

收寫者

盧布蘭

譯者

羅塞

發行者

黎明社

昆明青龍巷一〇五號

總發行所

黎明社

每本售價三十元正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錄

第一章	屋中		(一)
第二章	在仙宮裏		(一九)
第三章	記憶之鄉		(二九)
第四章	夜之宮		(四〇)
第五章	未來的天國		(五五)
第六章	墓地		(七四)
第七章	辭別		(八三)
第八章	醒寢		(九一)
後記			(一〇三)

第一章

屋中

從前，在一個古森林的旁邊。住着一對樵夫夫婦。他們的兩個孩子曾經過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泰爾有十二歲，他的妹妹曼苔兒是一個六歲的小姑娘。

泰爾是一個美好的小傢伙，身體很強健，喜歡作粗魯的遊戲，所以他那捲曲的黑髮老是弄得凌亂不堪的。他的臉上常浮着溫和的笑容，眼內閃着活潑的光輝，這使他很能夠得到人們的歡心。更令人喜歡的是他有着勇敢堅強的丈夫氣，使他成功了一個有高尚的品格的人。

他的妹妹就與他完全不同，從她那件她的母親替她補得好好的大衣上，就給我們一個極好的印像。她同泰爾是一樣的純潔無知。她的胆怯的兩眼藍得如像在原野上的勿忘花〔註〕。任何一件細小的事情，都會使她覺得驚駭；但在她孩童的靈魂裏，已經受着

那高貴的婦德所影響，所以她雖然很擔心她哥哥的危險的遊戲，她仍竭力的壓制自己去同他在一起。

我寫這個故事的主題，是敘述男主角與女主角在一天晚上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尋找他們所期望中的幸福。

註：無忘花是一種藍色的小花

泰爾的父親的茅屋，是鄉村中最壞的一所；在他寒儉的屋子對面，是一所富麗的房

屋。從窗中晚上可以看到那點得雪亮的餐廳，客廳；白天可以看到在洋台上玩着的小孩，以及那些在花園，暖花房中從各處所來欣賞他們那些世間少有的花的人。

在一個聖誕節的前夜，他們的母親送他們睡的時候，很親熱的吻着他們。她感覺到有些憂鬱，因為在這壞天氣裏，泰爾的父親不能去林中工作，所以她沒有錢買禮物來送給他們。

當孩子睡熟以後，一切都寂靜了下來，只有那貓的呼吸聲，狗的鼾聲，同着祖父所留下來的這個大鐘的滴答聲還在輕微的響着。

突然，有一道很明亮的光輝從百葉窗中透射進來，桌上的燈也自動的燃起，使兩個孩子驚醒了。泰爾小聲的喊道：

「曼苔兒！」

「唔！泰爾！」

「你睡着了嗎？」

「你呢？」

「沒有！」泰爾說：「我怎麼能睡得着，我正在同你在說話啊！」

「現在是聖誕節了嗎？」曼苔兒問。

「還早，明天才是的。但是今年聖誕老人一樣也沒有帶來給我們。」

「爲什麼不帶來？」

「我聽見媽媽說她不能到城裏去告訴他，不過他明年就要來的。」

「明年太遠了？」

「好長的一個時候，」泰爾說：「但是他今晚却要去那些有錢的孩子那裏去的。」

「真的嗎？」

「哦！」泰爾突然叫道：「媽媽忘記把燈弄熄了。……」

「什麼？」

「我們起來吧！」

「用不着！」曼苔兒說。平時她也常記憶着這一句話。

「爲什麼？這裏並沒有人啊？……你看見百葉窗了嗎？」

「他們那邊正有一個集會！」泰爾說。

「什麼集會？」

「那些有錢人的。……你看那聖誕樹。我們把窗子打開吧！」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曼吉兒胆怯的說。

「當然可以，沒有一個人會來干涉的。……你聽見音樂聲了嗎？……起來！別

再延了！」

於是他們跳下牀來，跑到窗子前，爬在小凳上去，同時把窗子打開。呆呆的望着那明亮的屋子。

「我全看得清楚！」泰爾說。

「我可不能！」在凳子上佔不到地位的曼吉兒，鬱悶的說。

「下雪了，」泰爾說。「那裏有兩輛馬車，還是六匹馬拉着的呢？」

「哦！有十二個男孩出來了！」曼吉兒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可以看得見的地位。

「別胡塗……那是女孩……」

「她們穿着短褲……」

「請你別說好不好？……你看……」

「掛在聖誕樹上那些金亮的是什麼東西？」

「是玩具……」泰爾說，「真的！有劍，槍，小兵，炮……。」

「那在桌子上的是什麼？」

「餅乾，水果同乳油餅。」

「哦！他們多漂亮？」曼吉兒拍着手叫。

「他們真高興！」

「小的那一個跳舞了！」

「來！我們也跳！」

他們說着在凳子上喜歡得頓足不止。

「哦！什麼遊戲？」曼吉兒說。

「他們去拿餅乾了！」泰爾叫道；「他們拿着了！……他們吃了！……！多好啊！」

眼看着別人在吃，於是他們開始了幻想。

「我有十二個！」曼吉兒說。

「我有四十八個。」泰爾說；「我可以給你一些……。」

幻想滿足了他們，他們大笑，他們跳舞，他們喜歡得亂叫。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貧窮與所需要的事物，而同那些孩子一樣的高興起來。他們覺得這是應該得到的報酬。

突然，有激烈的叩門聲傳進來，他們怔住了，嚇得不敢動一動，經過一陣札札的響聲，門門自己掉了。門開後，走進一個矮小的老婦人，她穿着綠色的衣服，頭上繫着一方紅色頭巾。她是一個駝背，跛足，而且只有一隻眼睛的人。她的鼻尖幾乎同下頰緊緊的擠在了一起。她走路全靠着那根手杖。很明顯的，她是一個童話中的仙人。

她慢慢的走到他們面前，用帶有很重的鼻音的聲音問：

「你們這裏有那會唱歌的草同青色的鳥嗎？」

「我們有一些草。」泰爾全身發抖的回答：「但它們不會唱歌……。」

「泰爾有一隻鳥的。」曼苔兒說。

「但是不能，因為它是我的。」泰爾很快的說。

這好像不是主要的原因。

仙人戴上了她的眼鏡，去觀察那隻鳥：

「它還不夠青。」她叫道：「我是要一隻絕對很青的鳥，去送給那個病得很重的小姑娘，……你們知道青鳥是代表着什麼？不！我的意思你們不能懂得，你們如果是很好

的孩子，那我就可以告訴你們。」

仙人舉起她彎曲的手指，指着她的鼻尖，用很神妙而且近於耳語的聲調說：

「青鳥是象徵着幸福，你們要知道，我的小姑娘必定要得到幸福後才能夠恢復健康。」

，爲了她，我要你們到世界各處去找尋青鳥。同時你們必得立刻開始，……你們知道我是誰？」

他們用疑惑的眼光互相望着，因爲他們在以前從來就沒有遇到過一個仙人，所以在仙人的面龐他們覺得有些兒驚慌。於是，泰爾很恭敬的說：

「你真像我們的隣居白琳茹夫人……」

泰爾以爲這樣說是對仙人的恭維，因爲他們隔壁白琳茹夫人的小商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同時，白琳茹夫人的鼻子是同仙人的一樣可怕，而且年齡也和這仙人差不多。她走路來背就像要折成兩段，不過她同她的小姑娘對他們却很和善，時常在星期天同他們一起玩。不幸，這秀美的小姑娘，常被那說不出名字的病所圍困，使她不能離開睡着的牀。當快樂的時候，她常常要求泰爾把這鳥送給她，但是泰爾却不肯。他懷疑仙人是爲這而來，所以他說她像白琳茹夫人。

出乎他的意料，仙人突然發起怒來。她的脾氣就不與任何人相同。因爲她是仙人，她可以在極短的時候內變換她的容貌。這天晚上，她是喜歡變做一個又醜又老，蛇背，獨眼，而且把頭髮束起來，分掛在兩肩上的人。

「我像什麼？」她這樣回答泰爾：「我是美麗？是醜惡？是年輕還是年老？」
她說這話的原因，是想試試這溫和的孩子。泰爾把頭轉開了，他不敢再說她的容貌

是像誰。於是她又叫道：

「我是仙人白依倫！」

「哦！」泰爾這時已嚇得發抖了。

仙人忽然又變得和善。她叫他們脫去睡衣穿起衣服來。她問道：

「你們的父母呢？」

「在那裏！」泰爾指着右邊的一道門說：「他們已經睡熟了。」

「你們的祖父祖母呢？」

「他們死了！」

「你們的弟弟妹妹……！你們有嗎？」

「有三個弟弟！」泰爾說。

「還有四個妹妹！」曼苔兒插嘴說。

「他們在那裏？」

「他們也是死了。」泰爾答道。

「你們還想見他們嗎？」

「當然想！……就是這會！……讓我們見見他們吧！」

「我忘記把他們帶來了。」仙人說：「這是很幸運的，當你們到記憶之鄉的時候，你

們就可以見到他們。他們是在找尋青鳥的路上，靠左邊的第三個轉彎……在我敲門的時候你們是在做什麼？」

「我們是在做吃餅乾的遊戲。」泰爾說。

「你們有多少餅乾？……在那裏？」

「在那些有錢的孩子的屋裏……你過來看，那多好！」
泰爾拖着仙人到窗口去。

「這是別人在吃啊？」仙人說。

「是！不過我們可以看他們吃。」泰爾說。

「你覺得不對嗎？」

「為什麼？」

「他們吃餅乾並沒有給你一些，我以為是他們的錯。」

「不對，他們有錢，……我說，那邊是美好的嗎？」

「那裏也同這兒一樣，只是你看不到。」

「我能夠！」泰爾說：「我有很好的眼睛，可以看見教堂裏的鐘有幾點，但父親就不能。」

仙人突然又發起怒來：

「我告訴你，你是看不到的。」

她愈來愈怒得利害。好像他看得見教堂的鐘有幾點是不應該似的。

自然，泰爾不是瞎子；他是一個好心人，他應該得到幸福。她要教他在一切事物中認識出什麼算美，什麼算善。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知道，在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從生到死就沒有享受過什麼幸福。不過，她是仙人，也就是全能者；她決定給與他一頂鑲有具有魔力的鑽石的帽子，再借這非常的力量指示他什麼是真理，並且幫助他去觀察一件事物的核心，教他認識任何事物都有着牠們生存的理由——是造了來喜悅我們的生命的。

「仙人把這頂帽子從那大口袋中取出來，拿在手裏。這帽子是綠的，有着一個白的帽章，在帽章中間鑲着一顆發亮的鑽石。這件禮物使泰爾歡喜得忘記了他自己。仙人把鑽石的用法教導了他：壓它的尖端，那可以看見一件事物的深處；假如向左邊轉一下，那往昔就會重新顯現出來；要是向右邊一轉，那可以望到了將來。」

「泰爾高興得笑容滿面的亂跳；但他却很怕把這頂帽子會丟掉了。」

「父親會來從我這裏搶去的。」他叫道。

「不會的！」仙人說：「戴在你的頭上是沒有人看得見的，……你試試看！」
「好啊！」孩子們喜歡得拍手。

當泰爾把帽子一動的時候，魔力發生了，一切都與原來不相同。年老的仙人變成年輕而美麗的公主，穿着鑲滿珠寶的綢衣。茅屋的牆變成透明的，發光的，彷彿是寶石所造成。那壞透了的傢俱也發出大理石的光彩。這突然的景象使孩子們高興得拍手，他們不停的在屋內跑來跑去不知怎麼辦才好。

「啊！多美！多好啊！」泰爾叫道。

曼菩兒感覺到空虛，站在美麗，漂亮的公主面前有些茫然了。

但是，還有另一件更令人驚駭的事在預慮着。他人並沒有告訴他們一切生物能夠同人一樣的生，一樣的說話，同着一樣的活動。看吧！祖父所遺留下來的鐘的門突然打開了。屋內的寂靜被美妙的音樂所衝破，同時有十二個穿着極精緻的衣服的舞女，圍着他們跳起舞來。

「她們是你們生命的時間。」仙人說。

「我可以同她們一齊跳舞嗎？」泰爾羨慕的注視着那些似乎像鳥般掠過的跳舞者。

他忽然狂笑了起來！那個有趣的胖傢伙是誰啊？他身上覆蓋着一層麵粉，正喘着氣竭力在平鍋裏掙扎，同時不停的向他們鞠躬。他是麵包！在這自由時代中，他想乘機出來在世界上做一點小工作。他很像一個胖得好笑的紳士；他的臉是膨脹的麵粉所構成。他穿着一件極合身，而且無縫的麵包色的衣服。他的胸襟所交叉的綢紋就可我們早餐時

所吃的奶油麵包捲一樣。在他的頭上——我們試想想看——他頂着一個大饅頭，好像是他的頭巾。

當其他的麵包也舉他跟隨着時間跳躍起來的時候，他才艱難的從鍋中滾出來了。

這奇怪的，迷人的跳躍，使他們愈更高興了。在時間與麵包的跳躍中，盤子也在櫃中跳起來，而不顧它會掉出來踐個粉碎；那些玻璃杯也叮噠地在跳，向大家一一祝賀健康。至於刀叉，他們大聲的對說着，這種喧嘩，使你不能聽見你自己說話的聲音。

假如這喧鬧再繼續下去，不知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他們的父母一定會被弄醒的。幸好！正當鬧得極利害的時候，煙囪裏發出強烈的紅光，充滿整個的屋子，好像這房屋已經失火一樣。每一個都倉皇的跳到角落裏去，泰爾和曼吉兒也嚇得哭起來，一齊把頭藏到仙人的長袍裏去。

「不要怕！」她說：「只是一點小火，他也是來參加你們的遊戲。他的品性很好，不過你們最好別去碰他，因為他相當執拗。」

他們從仙人的長袍的花邊偷看外邊，他們看見一個高大的紅色傢伙在向着他們大笑。它穿着一件火紅色的緊衫，並且一切裝飾物也都是同一顏色的；當它揮動它的手臂時，那掛在它肩上的肩巾就好像燒了起來。他的頭髮炫耀的直豎在他的頭上。他伸開手足在屋內像瘋子般的跳躍。

泰爾離開他的避難所後，稍稍的安心了些。這時他已使備有了一個重物的動作。她用咒棒指着桶口，立刻變出一個年輕的姑娘，她輕輕的泣着，同不竭的泉水般的。她是水，她很美麗，看起來她却是極端的悲傷！她的悠揚的歌聲，好像流着的溪水。她的頭髮一直拖到她的足跟，彷彿是海草般的垂着。她沒有任何飾物，僅只穿着一件睡衣，頭緩緩的在她身上流過，發出燦爛的光輝。最初她猶疑的向四週細看，但當她看見火在像狂人一樣的轉動時，她發怒了。她忿忿的打擊他，把藥霧向他的臉上噴過去，盡她的全力去攻擊他。火也被激怒了，他開始噴煙，但是，他已經被他的敵人的突然攻擊所挫敗。他聰明的退到角落裏去。水也一樣的退却；這時似乎恢復了原來的狀態。當驚恐不在後，一種武器的破碎聲使他們回轉了頭，兩個孩子問他人會不會再有什麼發生。好奇怪的一件事：牛奶瓶從桌子上掉在地下，打得粉碎，同時從碎片裏又出來一個迷人的美人，她發出一種恐怖的叫聲，她緊握着雙手，用懇求的目光向四週轉動。泰爾立刻去安慰她，他知道是牛奶；他很喜歡她，他親熱的吻她。她是純潔而美麗的，得如同一個擠榨牛奶的小女孩。一種芸草的香味從她的白衫裏發出來。

那時，曼奇兒正注視着一塊好像也是要生活起來的糖。他是包在一張藍紙裏，放在靠近門的架上，他正不停的向左右擺動。最後，一隻瘦長的手伸了出來，接着一個尖的頭穿破了紙露出來，另外一隻手和兩隻腳也出來了。的確，糖的那付滑稽像，使